



遗产

黄广明 著





遗产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遗产 / 黄广明著. 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117-3405-1

I. ①遗…

II. ①黄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5969 号

遗产

出 版 人: 葛海彦

出版统筹: 贾宇琰

策划编辑: 黄海明

责任编辑: 呼延华

责任印制: 刘 慧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: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13 (编辑室)
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

传 真: (010) 6651583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74 千字

印 张: 28

版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网 址: www.cctphome.com 邮 箱: 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: @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cctphome)

淘宝店铺: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 (010) 55626985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, 电话: (010) 55626985

若要恭候幽灵造访
你无须变成一间屋、一栋房
越过具体的某处
大脑中密布盘廊

——艾米莉·狄金森（美国诗人，1830 - 1886）

楔子

最后几个纳凉的村民离去。一男一女从后面的山林中走出来，看起来像恋人，天暗得已看不清面孔。两人穿过这块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石坪，向尽头的悬崖边走去。

靛蓝的暮光中，远处的群山变成了剪影，显得肃穆、壮丽。两人站在悬崖边最险处的“龙回头”，白天这里常有游人拍照留影。男人搂着女子，似在欣赏这一天最后的景色。眼前是一座环形的深谷，本地人称之为“天坑”。白天从此处往下看，绝壁万仞，深不见底，令人胆寒。暮色之下，这个黑洞更显得神秘恐怖。

1980年代，这里是这座小山城的郊区，鲜有外地游客。悬崖边上的防护栏颇为简陋，只有成人半身高，失足葬谷的事偶有发生。

在当年，这里是一个复杂的所在。它是一个名叫“龙回头”的景点，也是附近村民谷物的晒场和纳凉之地；是县城恋人们的幽会之地，也是帮派、不良少年约架的战场。石坪后面的山林是学生们郊游野炊之地，也是藏污纳垢之地，大小刑事案件时有发生。

三个少年还在追逐打闹，影影绰绰地从两人身边一闪而过。不

远处的村庄，女人的声音传过来，叫骂孩子还不回家，骂声回响在山谷。

最后一个离开的村民是一位老人，他一手拿着竹椅，一手拿着收音机。收音机里正在播报新闻：“……今天是 1989 年 8 月 25 日，下面播报国际新闻，旅行者 2 号太空探测器通过海王星以及其卫星海卫一……”

这一年，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多大事，但对这个深藏于湘西山区的古城来说，影响几乎为零。

天完全黑了下来。偌大的石坪，只剩下悬崖边的一男一女。

但离开的时候，只有一人。

目 录

楔 子

001

第1部

死 于 春 季

001

第2部

危 情 之 夏

159

第3部

罪 与 赎

307

尾声

告 别

438

第1部 死于春季

第一章

“所以，最核心的当事人缺席，这次听证会又有何意义？”宋兰芳说。

李薪愣了一下，略显尴尬。他坐在主持人席上，背后的墙上挂着横幅：G大教师伦理委员会听证会 2015 年 3 月 2 日。眼前的女律师一身利落的深色职业女装，齐耳短发，目光锐利，几乎在逼视他。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神情，哪怕当年两人在大学谈恋爱时，她也时常流露出这种神情。

“这确实是一个瑕疵……”

“这是一个重大瑕疵。”宋兰芳说，“你们如果早告诉我贺守信不到场，我们就不会来了。”

李薪怔了怔，再次打量她——上次见她还是七八年前。她眉梢已有细纹，毕竟过了不惑之年，但立体的五官与轻盈的体态一如当年，丝毫不见中年人常见的富态与怠惰。第一眼看到她时，他心中不禁波澜乍起。

“贺教授确有公务在身，不能来。”李薪正色，努力屏蔽私人情感，进入工作状态。

“他要愿意来就怪了，一个性侵犯的嫌疑犯怎么会——”

“小宋！”韩芝瑜说，“请注意措辞，这里不是法庭，没有什么嫌疑犯！”

宋兰芳望向对面的辩护人席，愣了一下：“可以，我不叫他‘嫌疑犯’，请您也别叫什么‘小宋’。”

李薪微微一笑，控辩两位律师他都认识。二人都在G市女律师协会挂职，宋兰芳是副会长，韩芝瑜是会长。这是一个松散的行业组织，官习颇重的韩芝瑜却一直以正处级干部自居。

宋兰芳身边的男助手向韩芝瑜投以嘲讽的一笑。两人身边，一名女生一直垂头坐着。

“……宋律师，如果你们此时退出，我们也没有太多话可说，但我想既然来了，大家还是可以把程序走完，这样总好过没有这次听证会。”

李薪语气诚恳，对这位老同学加前女友的脾气，他再了解不过。律师本职之外，她以从事女性权益保护的公益事业闻名。此次G大教授性骚扰案，就是她发现线索并鼓励受害女生在网络与媒体上举报的。事情闹大后，G大不得不作出姿态，举办此次听证会。

“请你相信G大教师伦理委员会的公正，评委中不仅有本校德高望重的教授，还有独立的社会贤达。”李薪继续说，“我们决不护短。”

宋兰芳望了一眼评委席上的9位成员，多为知识分子模样的

中老年人，着装得体，形容持重。唯一一名女性是省高院的退休法官，她们两人认识。

“好吧，我们都退一步。”宋兰芳说，“但我方申明，我们参加此次听证会，决不表明我们会认同和拘泥于G大校方的处理结果。”

“这是你们的权利。”李薪清了一下嗓子，环顾会议室——几位男性评委对此番节外生枝已显得不耐烦，“关于G大经济系教授贺守信涉嫌性骚扰一案，G大教师伦理委员会听证会现在开始。我是主持人、G大法学院教授李薪。听证会将由举报方陈如风与被举报方贺守信就事实陈述与质证，由伦委会对贺教授的行为作出最终评判和处理……”

.....

“……也就是说，在你们第一次开房前，贺守信对你已有多次性骚扰？”宋兰芳问。

“是的。”陈如风声音啜嚅。她已离开原告席，坐到了主持人席边上的证人席。

“请大声回答。”

“是的。”陈如风抬起头，挺起胸，声音提高了两度。

以个性侵案的受害人角度来看，她在外观上并不讨好——这不是说她不漂亮，而是说她太漂亮。身材苗条，胸部饱满，神情也比一般的女大学生成熟，甚至有一点风尘气。这很容易让有外貌偏

见的人认为，她生性就很开放。而女方是被迫还是自愿，通常是性侵犯案件争议的焦点。

“第一次明显的骚扰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……去年10月的一天，我成为他研究生不久，他让我去他办公室，说是讨论论文。我去了，他让我坐在他身边，聊着聊着，看我的眼神就不对了，转换话题跟我聊弗洛伊德、性本能什么的，然后突然抱住了我，我挣脱不了，手都被他捏青了。最后，他从抽屉里拿了一个安全套出来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我就跟他说，贺老师你跟我平时见到的完全不一样，你这样真的吓到我了，我适应不了。他说人都是这样，怎么跟你一谈性，就装腔作势。最后我跑出了门。”

“这是第一次明显的骚扰？”

“……现在想起来，他之前有很多铺垫。让我给他做些报账、会务之类的事。有时他会当众凶我，我很难受，私下见面时他又安慰我，拍拍脸，抚抚背，我当时理解为长辈对晚辈那种关心。然后就是时不时跟我谈谈弗洛伊德、性本能之类。”

“弗洛伊德是很多男教授性骚扰的帮凶，我见多了，真想连他也举报了。”宋兰芳插话。

会议室一阵哄笑，评审席上几位中年男教授笑得不太自然。

“后来开房你是自愿的吗？”

“绝对不是。我的心态很复杂，说到底，他给了我太大压力和误导，毕竟他是直接带我的导师。”

“陈同学，那么多女生，怎么偏偏就你跟贺教授开了房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……”韩芝瑜说。

陈如风气得脸色发紫：“不是我跟他，是他逼我！”

“韩律师，你这是人格污辱！”宋兰芳说，“当然，你把贺守信比作苍蝇我没有意见。”

会议室一阵谑笑。

宋兰芳冷笑一声，又问陈如风：“他有没有威胁过你？”

“他说过：‘研究生能不能毕业，关键看导师。’”

“接下来你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呢？”

“我背负了很大道德压力，还找了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。那段时间身体也出了很大问题，有时无缘无故就哭了起来……”

泪水从陈如风眼中涌出。评委们面色严峻。

“我一直都走不出来。每次出去都是他一再要求，我总是推托身体不好，或者说下午有事要做。他就会说，你在忙吗？忙没看你忙出结果来。拿出长者和老师的身份训斥我，甚至说我不识好歹。”

评委席上，头发花白的退休女法官面带愠怒，跟身边一个男评委咬耳朵。

“我被逼无奈，一般至少过一个月才跟他出去。我很想摆脱，

但我还没毕业，不能跟他搞得太僵，我摆脱不了。”

陈如风胸口起伏，擦拭眼泪。

宋兰芳环顾室内，老练地沉默一会儿，让所有人感受这种悲愤：“我先问这么多。”

“韩律师，你有什么要问陈同学的吗？”李薪说。

“有，不过我先要宣读一些证词，来自陈如风本科与研究生的多位老师、同学，证明她私生活混乱，男友众多，性格放浪。”

“主持人！抗议！这是侮辱人格！”

陈如风跑回到原告席，埋头痛哭。

李薪愣了一下：“请问韩律师，你想表达什么？与本案相关吗？”

“当然相关。一个人的品性、生活作风，很能说明她对待两性关系的真实态度以及其言辞的真实。”

“这套伎俩，我见得太多了！”宋兰芳打断韩芝瑜，瞪了她一眼，“以抹黑生活作风来妖魔化受害女性，让施暴男性逃脱罪责。非常遗憾，现实中许多女性也为虎作伥，沦为帮凶。”

“宋律师，无论国内国外，关于当事人的品格证言都是一项很有说服力的证据。”韩芝瑜说，“此外，我们还有对贺教授人品与师德的证词。”

宋兰芳盯着这位同行加同性，冷笑一声。男性性侵案找一名女律师辩护，通常是一个策略，如果一个男性嫌疑犯找一名男律师辩

护，难免给人“天下男人一丘之貉”之感，先丢了印象分。

“韩律师，我方也收集了许多所谓的品格证言——关于贺教授生活作风恶劣与暴力倾向的，但你知道为什么我方不呈堂吗？”

韩芝瑜扬了扬眉，努力保持正色。

“因为我比你清楚，品格证据恰恰不是一项有说服力的证据，你完全弄反了，多数国家法律对当事人欲证明他人品格的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——除了少数例外情形，因为‘曾经是贼，便永远是贼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。”

被对方指出一个法律知识的硬伤，韩芝瑜顿时面红耳赤。

“再则，真要说到品格问题，贺守信连听证会都不敢出席，恐怕是对自己的品格都不自信吧？！”

李薪一方面为老情人犀利如初会心一笑，另一方面又为贺守信方处于下风感到不安。

“宋律师，我认为对贺教授作这种猜测是不妥当的。”李薪说，“请韩律师继续。”

韩芝瑜清了清喉咙，将目光转向陈如风，“陈同学，说了这么多，你所描述的就是你们确实有了身体接触，但有哪一点、哪一次能证明贺教授实施了强迫行为？”

“……如你所愿，每次事后他都要强调说，我可没有强迫你啊，是你自己愿意的啊。——不过，从我的真实心态来讲，每次都是被迫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举报他？”

“.....”

“扪心自问，你接触贺教授是不是也想从他那里得到好处？”

“.....”

“强烈抗议，这是诛心和污蔑！”宋兰芳说。

韩芝瑜冷笑，仍然追问陈如风：“你完全可以拒绝他，你为什么没有拒绝他？”

陈如风嘴角抽搐：“.....被迫的自愿比强暴更屈辱！”

说完，她再次埋头痛哭。

宋兰芳努力让自己不爆发：“我想对韩律师普及一个女权知识，性骚扰、性侵害不仅是真实的身体侵犯，更是一种隐形的权力控制。本案中，贺守信掌握着学生学业的生杀大权，握有决定毕业以及写推荐信与否的具体权力。在这样的利益结构中，受害人非常被动。

“我们不能只看表面，判断受害人是否被迫，一定要结合当事人双方的身份、所处的环境、地位对比等因素，综合进行考量。陈同学说即使当时拒绝了贺，但事后还要给他道歉，权力关系可见一斑。她貌似答应了贺，但仍然是被迫，一种隐性的被迫。”

评委中的女法官点头。

“就我们收集到的证据来看，贺守信远不止对一名女生下手，甚至有女生身陷纠缠，割腕自杀！”宋兰芳说，“贺守信的行为